

# CASPIAN RAIN

Gina B.Nahai

吉娜·B.那海 著 邱仪 译



里海之雨



# CASPIAN RAIN

Gina B.Nahai

吉娜·B.那海 著 邱仪 译

里海

之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CASPIAN RAIN © 2007 by Gina B. Nahai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author c/o Lowenstein-Yost Associates, Inc.,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8-039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里海之雨/(美)吉娜·B.那海 著;邱仪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633-9745-7

I. ①里… II. ①吉…②邱…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9548 号

总 监 制:郑纳新

组 稿:郑纳新

责任编辑:傅 捷

装帧设计: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  
网 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

开本:890mm×1 240mm 1/32

印张:9.625 字数:230 千字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 电话:0539-2925659 )

献给大卫,他始终保有信念,

献给我们的孩子,

亚历山大、艾什莉和凯文

## 第一部分





她十六岁——一个住在有着蓝色群山的城市里的年轻姑娘。

她胳膊下夹着课本正步行去学校。只见她穿着褪色的灰色校服，嘴唇上是背着父母只有在离家后才敢抹上的浅色口红。这是个金色的春日早晨，阳光如擦得一千二净的玻璃般清澈，空气中满是诗人茉莉的清香，它们的花朵绽放在柔弱的枝蔓上，城市里随处可见。太阳刚刚从离别大道两旁高大的枫树后面冉冉升起，创造出了一个充满光与影的画廊。女孩的身影一会儿被隐去，一会儿被照亮，一会儿又被隐去——直到她拐过街角，来到珍珠经典广场，才最终融入一片光明的海洋。

从人行道上下来时，她感觉到了一阵微风，抬头一看，只见大片的樱花如雨一般飘洒到她身上，就像上天的祝福。她发出一声喜悦的惊叫，张开双臂，在花雨中转着圈。书本掉在地上，纸张散落在来往穿梭的车辆间，但她只管大笑着，因为她知道这是个好兆头，是一个来自上天的预示：她的命运将从此改观。她想，从这一刻开始，上天随时都有可能扇动起巨大的羽翅，朝她飞来，停在她的肩膀上，彻底改变她的生活。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神奇的土地上。

等她重又低下头时才发现自己离一辆闪闪发光的小汽车的保险杠只差几英寸了。一个戴着帽子、身着司机制服、肤色黝黑的男子怒气冲冲地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嚷嚷着她应该走路当心，如果不

想活了，尽可以死在别人的车轮底下，可别把他的轮胎弄脏了。但他根本吓唬不了这个女孩。从现在站的地方，她可以看见自己的影子倒映在汽车的黑色挡风玻璃上，看见掉落在头发上、裙褶里以及躺在脚边的课本上的花瓣。司机仍然余怒未消——赶快从马路上滚开，你误了老板的时间，人们还等着找他办事呢——但女孩并未让路，而是朝车子探下身去，眯缝着眼，透过窗玻璃朝后座上的乘客望去。这时她已阻碍了整整一条车道上的交通，汽车喇叭声从各个方向传来，但她仍然不紧不慢地捡着课本。这丫头真见鬼，不过是个毛孩子，根本没有理由给大人制造麻烦嘛，你难道不明白在文明社会里该如何行事吗？司机又嚷嚷起来，但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这就是我父亲在那个我梦中的城市，在那个春日的早晨，看见的站在他面前的我母亲：他看见了一个收入有限，精神世界却丰富多彩的女孩。





在我所要讲的关于母亲的所有故事中,这是我最珍视的一个。我喜欢看见故事刚开始那一刻的她,那一刻决定了我们大家的命运,以及随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尽管在吐出第一个字之前我就已经知晓了结局,但我还是喜欢在每一次新的叙述中出现不同结局的那种希望和可能性。



马路上的那个女孩——名叫巴哈尔——并不出众，不十分漂亮，不时髦洒脱，也不特别聪明伶俐，但她对生活充满激情，一种强烈的非理性的乐观主义，这让人很不安，因为这与她周遭的环境实在格格不入。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是旧时一位唱诗班领唱者的徒弟，竭尽全力也未能达到自己所期望企及的高度，现在只能到一些婚礼或葬礼上演唱。她的母亲是个在家接活的裁缝，听命于那些有钱的犹太或穆斯林妇女，她们派女仆把布料和线送来，等活做完了再取回去。那些妇女几乎不知道这个女裁缝的名字。除了普通的棉布或羊毛，贵重的布料是不放心交给她做的。她们只让她缝制些床单、桌布、孩子的校服、丈夫的长袍睡衣，而且还总是抱怨说她无论怎么努力都设计不出什么花样，甚至连条线都裁不直，不过还算比较老实，不偷拿布料，而且她也得养家糊口嘛，就当是做慈善吧，再说了，也没有谁比她要价更低呀。

他们有个儿子，终其一生也没工作过一天，常穿着二手西装，打着借来的领带招摇过市，装作有钱人的样子，但大家都知道他的下顿饭还不知在哪儿呢，得依靠父母的施舍才能生活下去，根本不能帮着挣钱养家。在这个世界上他唯一的财产就是那副淳厚的男中音歌喉，凭这他便认定自己应该成为一名歌剧演员，尽管他一辈子没看过一部真正的歌剧，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看。但他喜欢那种能够登上舞台，展示天分，赢得歌迷爱戴，成名成家的感觉。实际上，除了在朋友和亲戚们家里唱唱，他从未在别的地方演唱过，而且也仅仅知道一首歌的歌词——一首鲜为人知，歌词很可能已

被人篡改过，他称之为“格拉纳达”<sup>①</sup>的歌曲——用他那南腔北调的小学六年级水平的英语演唱着。其余时间，他就坐在帕拉维大道顶头的“索伦托咖啡馆”的楼顶上，小口抿着侍者们趁客人不多拿他开心时免费赠送的咖啡，读着充斥着政府宣传的前一天的报纸，对一拨客人吹嘘着大家都心知肚明他根本过不起的生活和根本实现不了的未来。但是说真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只要稍加思索就会知道这不过是个幻想，但谁又能说什么是幻想，什么不是呢？沙理扎<sup>②</sup>不是头一天晚上还是个大字不识的士兵，第二天就成了了一国之君吗？

真正的生活，就像“歌剧演员”喜欢说的那样，并不总是按部就班的。

他们的另一个儿子在只有十岁时就去世了，可是他却老是不请自到，毫无预兆地回来，回到这个家，想待多久就待多久，直到一如当初那样让他妈心痛欲裂后才离开。他们还有第三个儿子——三个男孩中最年幼也可能是最聪明的一个。还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贫穷或者作为一名犹太人无大益，于是便转而皈依了伊斯兰教，娶了一位富有的毛拉<sup>③</sup>的女儿为妻。毛拉许诺今生要送给他很多很多金钱，来生再送给他七十二个处女。他把名字由摩西改成了穆罕默德，然后把自己的照片印在城里的每份报纸上，照片的题头上写着“贾迪德·艾尔·伊斯兰”——意为新穆斯林——他干得漂亮极了，使得人人都相信他完全配得上其新近获得的社

---

① 格拉纳达，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纳达省省会，有13—14世纪时莫尔人艾尔汗不拉宫古迹。——译者注

② 沙理扎，“沙”为昔日伊朗国王的称号。——译者注

③ 毛拉，伊斯兰教国家对精通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伊斯兰宗教法律教师和解释者以及有学问者的尊称。——译者注

会地位和财富。

贾迪德·艾尔·伊斯兰的父母与其说是不喜欢其改变信仰，还不如说是打心眼里看不起他：他们说，作为一名犹太人，他不能在困难面前挺住，而是选择逃避，走了一条轻松的路。他们始终无法摆脱他改变信仰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尴尬，于是生活中只能装模作样地继续把他当做犹太人，邀请他来参加葬礼，但不参加婚礼，问他能否把妻子留在家中，自己到他们居住的居鲁士大街来，问他来的时候能否脱下穆斯林穿的那种宽大无袖长袍，想想还没出嫁的姊妹们吧，她们缔结好姻缘的机会已经因为他的自私而被永远糟蹋掉了。

事实上，当时贾迪德·艾尔·伊斯兰的姊妹们缔结好姻缘的机会并不比他改变信仰之前更光明。最大的一个已经过了年轻姑娘的年纪，变成了老姑娘。她整日待在家里拔鸡毛、洗米，痴等着那些在她十五岁和十八岁时没来，现在已年近三十，更不会上门来的求婚者。她在算命人研磨咖啡时在杯底留下的一道道黑色印迹里寻找着他们，在欧玛尔·海亚姆<sup>①</sup>的诗行里寻找着他们，听着父母对她的斥责，骂她找不到丈夫，好像男人是什么可以在鱼市上买到的东西似的——你只需露出最迷人的微笑，就必定会有某个人跟着你回家。虽然他们自己也知道造成她今天的命运还有别的原因，知道她既不美丽也没有富裕到能克服家境造成的障碍，也无法抵消兄弟对其名誉造成的损害，但他们还是责怪她，责怪她本人，责怪自己命不好，因为，他们自然是不能责怪上帝的——那只会使他们显得忘恩负义，让上苍震怒，而且你也知道，这只会使情况更糟。再说了，他们认识的一些别的女孩，尽管自身有很大的不足却

---

<sup>①</sup> 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年，波斯诗人、数学家、天文学家，以四行诗闻名，郭沫若曾从英文转译其四行诗，即《鲁拜集》。——译者注

仍然设法找到了丈夫。即使是表妹塔玛尔，皮肤黑得人人都以为她是阿拉伯人，最终也结婚了。你要知道这是很不简单的呀，要知道伊朗人有多么憎恶阿拉伯人——他们曾征服了大半个世界，目的就是为了焚烧书籍，并把一个国家里涌现的诗人或哲学家抓来割掉舌头。他们今又安在？有卖石油赚来的钱又能怎样呢？还不是骑在骆驼背上，带着三妻四妾在沙漠里转悠，眼睁睁地看着世界把他们远远甩在身后？

第二个姊妹，谢天谢地，总算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本来可以过得很好，真的，她本来可以过上好日子，如果不是那么频繁地惹恼其丈夫的话。

她丈夫是个医生，却并未上过医学院——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因为每年大学入学考试的结果都要刊登在日报上，以便广而告之——他也许是，也许根本就不是个真正的医生，兴许只是个冒牌货，真的，尽管他声称自己是个“心理医生”，专治疯子，仿佛一个人的大脑就像骨头，可以矫正，或者像阑尾，可以割除。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人的灵魂服了几片药就治好了的？你又见过谁死了，大家指责他挽救病人的？而且，有个可以称之为“医生”的女婿总是好的，即使他确实会偶尔发脾气，当着孩子们的面把妻子打得几乎失去知觉。每次打过之后，他就把她带到楼顶上，锁进一间只有一扇破窗户供百十只鸽子出入和栖息的房间。这是个四处透风、阴森恐怖的地方——冬天冷得要命，夏天又热得要死。“心理医生”把妻子往柱子上一绑，门上落下锁，把钥匙往口袋里一塞，然后一天两次，打发孩子们——一儿一女——去给母亲送饭。关押期间，他禁止邻居或她的家人前来探望，在那种地方一关就会是几天，直到家里变得脏兮兮，或者吃厌了九岁女儿在母亲缺席期间为他准备的饭食才罢休。那时他就会让人把妻子的父母叫到家里来，把鸽子房的钥匙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把女儿放出来。出来的时

候她头发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和鸽子粪,脸上手上尽是鸽子在身上频繁起降时抓出的道道伤痕。她站在他的面前,胆战心惊,浑身发抖,眼睛死死盯着地面,因为让孩子们看见自己这副模样,她觉得实在无地自容。在对这位人类心灵治疗师进行了一番长长的忏悔之后,甚至都没被允许洗个澡她就得马上开始打扫家里卫生和煮饭。

我知道有些家庭就是要比别的家庭古怪些。

过去我很喜欢自己母亲家庭的这一特点——奇异性,它使得母亲家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就像童话故事中的人物般让人着迷——悲惨透顶,但也让人魂牵梦萦。起先我从没想到过自己也有可能继承这种奇异性,也有可能一生下来就被同样的古怪魔咒缠住,然后陷入随之而来的孤独感中。



我母亲——名叫巴哈尔，意为“春天”——所具有的那种脑瓜对有常识的人来说没有任何用处：她怎么都学不会加法，搞不明白哪怕是最基本的科学原理，然而却声称自己想上大学，想当一名教师——一名中学教师，教授诗歌、文学以及所有那些只有无所事事的男人和不正经的女人才会感兴趣的科目。巴哈尔读的书里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她却把他们当成是真实的；她收集美国电影明星的照片，煞有介事地学习他们私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她谈起斯宾塞·屈赛<sup>①</sup>来好像他就是隔壁邻居；对格蕾丝·凯利<sup>②</sup>与摩纳哥国王的婚礼额手称庆，好像这种好事也会有一亿分之一的希望降临在自己或是她认识的某个人头上。而且，巴哈尔事实上就坚信自己将来一定会嫁给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一个富人，声名显赫，举足轻重，人人都知晓并仰慕。”她一本正经地对朋友和家人如此解释道。她从没想过“有钱有势的男人”是不会娶那些住在离德黑兰犹太人贫民窟只隔一个街区，来自居鲁士大街，除了对自己的孩子（如果她们幸运的话）不会对任何人产生“影响力”的女孩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她与“歌剧演员”相处甚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理解他的幻想，并把这些幻想当做好像是早晨才刚刚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来对待的原因吧。

在整个学年里，巴哈尔把吃午餐的钱都花在了从街上孤儿那

---

① 斯宾塞·屈赛，好莱坞明星，两次获奥斯卡奖，出演过《老人与海》、《化身博士》等。——译者注

② 格蕾丝·凯利，好莱坞著名女演员，主演过《后窗》，曾获奥斯卡奖，后嫁给摩纳哥王子，成为人民爱戴的王妃。1982年9月14日遇车祸身亡。——译者注

里买来的口香糖和罗望子果上。她也买彩票——尽管父母三令五申禁止她这么做——因为，毫无疑问，她肯定能碰巧买到一张彩票中个几百万。到时你只消看看晚报就什么都明白了，他们甚至会把她在空中挥舞彩票的照片印在上面，让整个世界来见证：唉，你们这些人哪，缺乏信念哟。她会吧报纸拿到学校，给她的朋友安吉尔看，她们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同桌。

安吉尔没日没夜地学习，她不认为自己能嫁得出去，更不用说嫁给王子了。像巴哈尔一样，她也打算上大学，当名中学教师，离开居鲁士大街，以超越自己家庭目前的社会地位，但她也知道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并准备为此做出必要的牺牲。与巴哈尔不同，她决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电影院或者放学后故意绕远路以便能路过男校。她来自于那种犹太家庭——自从沙理扎在全国各个省市都划出了犹太贫民窟后，其他许多犹太人都这样——他们并不刻意回避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被整个世界轻视的滋味。正因为这些原因，巴哈尔的父母同意女儿与安吉尔交往，还允许她去安吉尔家拜访了几次。除此之外，他们对巴哈尔管得很紧，担忧她那过分的乐观主义，因为他们知道那必然会导致失望：他们也曾年轻过，也曾希望过，看看那给他们带来的都是些什么吧——父亲曾梦想当一名拉比<sup>①</sup>，但他非常清楚一个人必须得生下来就注定要干这份工作才行，因为你必须要从父母处继承其荣誉以及别人对他们的敬重；而母亲呢，深爱死去的儿子，曾信任贾迪德·艾尔·伊斯兰，曾坚信“歌剧演员”会有出息。看看那给他们带来的都是些什么吧！

但是巴哈尔还是不断地对别人说他们都错了，他们根本不知

---

① 拉比，犹太教教士。——译者注



道她的想法，她的想法就是她这一辈子一定要做出一番大事业来，要嫁给一位大人物，要有巨大的影响力，她决不会放弃，决不会停歇，决不会从这条命中注定要追寻的道路上退缩，直到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一切。

这时她遇见了我父亲。